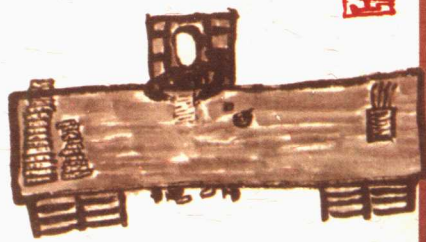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

那事天年，余在空屋独处，
 日开窗，晴窗初散，远志有抽
 似如，船在风暮下空，如银，
 此后数日，望梅在愈厚愈繁
 豆粉神，见风标，直透事之
 消息，亦真冷中，闇暗者，望
 菁也，月后，满前空，小女
 向其名，竟叫梅，嗚呼，天降
 如依，直如於，實定，如信，此

J267
 3557



112



主 编 · 朱 玉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

SELECTED LONG PROSE WORKS BY JIA PINGWA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贾平凹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24—06474—2

I. 贾… II. 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123 号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

SELECTED LONG PROSE WORKS BY JIA PINGWA

贾平凹 著

策 划 任世德

主 编 朱 玉

责任编辑 李玉皓 任锐军

整体设计 王晓勇

书籍插画 贾平凹 陈国勇 马河声

王晓勇 柯和根 刘 阳

摄 影 木 南 徐志强 赵雄韬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发行热线 (029) 7205074 7205196 7205054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22.75 印张 14 插页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4—06474—2/1 · 1149

定 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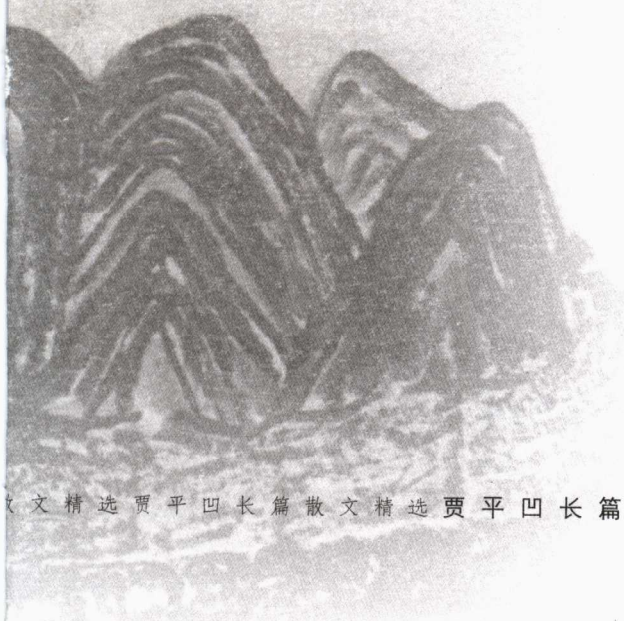


本犍酒？

本犍說：「請，他沒來，他卻沒來。」黑氏說：「他也是個好人，你在他面前不要氣盛，以時，好，待他唱場說。」本犍說：「喂。」

第三天，本犍賣雞，須差回來，才過村前打麥場上，麥稈堆堆，走出本順，本順坐在間廂，許多，眼眇混沌，無光，說：「本犍，你快活！有，婆娘，活成人物了！」本犍就拱手，埋怨那天為何不來？本順說：「那日沒考，今日給唱場說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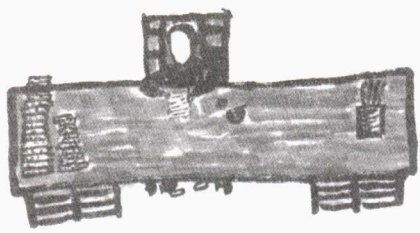




文精选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

目 录

商州初录	_____	1
商州又录	_____	114
商州再录	_____	131
老西安	_____	200
西路上	_____	257



商州初录



引言

这本小书是写商州的。为商州写书，我一直处在惶恐之中，早在七八年前构思它的时候，就有过这样那样的担心。因为大凡天下流传的地理之书，多记载的是出名人的名地，人以地传，地以人传。而商州从未出现过一个武官骁将，比如霸王，一经《史记》写出，楚地便谁个不晓？但乌骓马出自商州黑龙潭里，虽能“追风逐日”，毕竟是胯下之物、啞哑牲口，便无人知道了。也未有过倾国倾城佳人，米脂有貂蝉，马嵬死玉环，商州处处只是有着桃花，从没见到有一年半载的“羞而不发”，也终是于世默默，天下无闻。搜遍全州，可怜得连一座像样的山也不曾有，虽离西岳华山最近，但山在关中地面，可望而不可得，有话

说：在华山不慎失足，“要寻尸首，山南商州”，可此等忌讳之事，商州人谁肯提起？截至目前，中央委员里是没有商州人的。三十年代，这一带出了个打游击的司令巩德芳，领着上千人马，在商州城里九进八出，威风不减陕北的刘志丹，如今他的部下有在北京干事的，有在西安省城干事的，他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可惜偏偏在战争中就死了。八十年代以来，姚雪垠先生著的《李自成》风靡于世，那就写的是闯王在商州的活动，但先生如椽之笔写尽军营战事，着墨商州地方的极少，世人仍是只看热闹，哪里管得地理风情？可贺可喜的是近几年商州出了一种葡萄甜酒，畅销全国，商州人以此得意外面世界从此可知商州了，却酒到外地，少数人一看牌子：“丹江牌”，脑子里立即浮起东北牡丹江来，何等悲哀之事！而又是多数人喝酒从不看标签下的地方小字，何况杯酒下肚，醉眼蒙眬，谁能看清小字，谁看清了又专要记在心里？

我曾经查过商州十八本地方志，本本都有记载：商州者，商鞅封地也。这便是足见商州历史悠久，并非洪荒蛮夷之地的证据吧！如果和商州人聊起来，他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这点，说丹江边上便有这么一山，并不高峻，山崩纵横，正呈现一个“商”字，以此山脚下有一个镇落，从远古至今一直叫“商镇”不改。还说，在明、清，延至民国初年，通往八百里秦川有四大关隘，北是金锁关，东是潼关，西是大散关，南是武关：武关便在商州。一条丹江水从秦岭东坡发源，一路东南而去，经商县、丹凤、商南，又以丹凤为中，北是洛南，南是山阳，西是柞水、镇安，七个县匀匀撒开，距离相等，势如七勺星斗。从河南、湖北、湖南、川、滇、云、贵来的商人入关，三千里山路，惟有这武关通行，而商州人去南阳担水烟，去汉中贩丝绵，去江西运细瓷，也都是由水路到汉口。龙驹寨便是红极一时的水旱大码头。那年月，日日夜夜，





商州七县的山货全都转运而来，龙驹寨就有四十六家叫得响的货栈，运出去的是木耳、花椒、天麻、党参、核桃、板栗、柿饼、生漆、木材、竹器，运回来的是食盐、碱面、布匹、丝棉、锅碗、陶瓷、烟卷、火纸、硝磺。但是，历史是多么荣耀，先业是多么昭著，一切“俱往矣”！如今的商州，陕西人去过的甚少，全国人知道的更少。陕西的区域通称陕南，陕北，关中，关中指秦岭以北，陕南指安康、汉中。商州西部、北部有亘绵的秦岭，东是伏牛山，南是大巴山；四面三山，这块不规则的地面，常常就全然被疏忽了，遗忘了。

正是久久被疏忽了，遗忘了，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日今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静，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我曾呼吁：外来的游客，国内的游客，为什么不到商州去啊？！那里虽然还没有通上火车，但山之灵光、水之秀气定会使你不知汽车的颠簸，一到那里，你就会失声叫好，真正会感觉到这里的一切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是如同地下的文物一样而特意要保留下来的胜景！

就在更多的人被这个地方吸引的时候，自然又会听到各种各样对商州的议论了。有人说那里是天下最贫困的地方，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沿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但有人又说那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屋后是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再是木桩篱笆，再是青石碾盘，拾级而下，

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水中又有鱼，大不足斤半，小可二指许，鲢，鲫，鲤，鳊，不用垂钓，用盆儿往外泼水，便可收获。有人说那里苦焦，人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白麦馍馍，红白喜事，席面上红萝卜上，白萝卜下，逢着大年，家家乐得蒸馍，却还是一斗白麦细粉，五升白包谷粗面，掺和而蒸，以谁家馍炸裂甚者为佳。一年四季，五谷为六，瓜菜为四，尤其到了冬日，各家以八斗大瓮窝一瓮浆水酸菜，窖一窖红薯，苦一棚白菜，一个冬天也便过去了。更有那“商州炒面客”之说，说是二三月青黄不接，没有一家不吃稻糠拌柿子晒干磨成的炒面，涩不可下咽，粗不能扇出。但又会有人说，那里不论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水，掏之则甜，若发生口渴，随时见着有长猪耳朵草的地方，用手掘掘，便可见一洼清泉，白日倒映白云，夜晚可见明月，冬喝不渗牙，夏饮肚不疼，所以商州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亦没有喝茶水的嗜好，笑关中人讲究喝茶，那里水尽是盐碱质的。还说水不仅甘甜，可贵的是水土硬，生长的粮食耐磨耐吃，虽一天三顿包谷糊汤，却比关中人吃馍馍还能耐饥。陕北人称小米为命粮，但陕北小米养女不养男，商州人称包谷糊汤为命饭，男的也养，女的也养，久吃不厌，愈吃愈香，连出门在外工作的，不论在北京、上海，不论做何等官职，也不曾有被“洋”化了的而忘却这种饭谱。更奇怪的是商州人在年轻时，是会有人跑出山来，到关中泾阳、三原、高陵，或河南灵宝、三门峡去谋生定居，但一过四十，就又都纷纷退回，也有一些姑娘到山外寻婆家，但也都少不了离婚逃回，长则六年七年，少则三月便罢，两月就了。

众说不一，说者或者亲身经历，或者推测猜度，听者却要是非不能分辨了，反更加对商州神秘起来了。用什么语言可以说清商州是个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七八年来迟迟不能写出这本书的原因。我虽然土生土长



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个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



它没有关中的大片平原，也没有陕南的巉峻山峰，像关中一样也产小麦，亩产可收六百斤，像陕南一样也产大米，亩产可收八百斤。五谷杂粮都长，但五谷杂粮不多。气候没关中干燥，却也没陕南沉闷。也长青桐，但都不高，因木质不硬，懒得栽培，自生自灭。橘子树有的是，却结的不是橘子，乡里称枸蛋子，其味生臭，满身是刺，多成了庄户围墙的篱笆。所产的莲菜，不是七个眼、八个眼，出奇地十一个眼，味道是别处的不能类比。核桃树到处都长，核桃大如山桃，皮薄如蛋壳，手握之即破。要是到了秋末，到深山去，栗树无家无主，栗落满地，一个时辰便捡得一袋，但是，这里没有羊，吃羊肉的人必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或是坐了月子的婆娘，再就是得了重病，才能享受这上等滋养。外面世界号称“天上龙肉，地上鱼肉”，但这里满河是鱼，却没人去吃。有好事顽童去河里捕鱼，多是为了玩耍，再是为过往司机。偶尔用柳条穿一串回来，大人是不肯让在锅里煎做，嫌其腥味，孩子便以荷叶包了，青泥涂了，在灶火口烘烤。如今慢慢有动口的人家，但都不大会做，如熬南瓜一样，炒得一塌糊涂。螃蟹也多，随便将河边石头一掀，便见拳大的恶物横行而走，就免不了视如蛇蝎，惊呼而散。鳖是更多，常见夏日中午，有爬上河岸来晒盖的，大者如小碗盘，小者如墨盒，捉回来在腿上缚绳，如擒到松鼠一样，成为玩物。那南瓜却何其之多，门前屋后，坎头涧畔，凡有一抔黄土之地，皆都生长，煮也吃，熬也吃，炒也吃，若有至宾上客，以南瓜和绿豆做成“揽饭”，吃后便三天不知

肉味。请注意，狼虫虎豹是常见到的，冬日夜晚，也会光临村中，所以家家猪圈必在墙上用白灰画有圆圈，据说野虫看见就畏而却步，否则小猪会被叨走，大猪会被咬住尾巴，以其毛尾作鞭赶上走，而猪却吓得不吱一声。当然，养狗就是必不可少的营生了，狗的忠诚，在这里最为突出，只是情爱时令人讨厌，常交结一起，用棍不能打开。

可是，有一点说出来脸上无光，这就是这里不产煤。金银铜铁锡样样都有，就是偏偏没煤！以前总笑话铜官煤区黑天黑地，姑娘嫁过去要尿三年黑水，到后来说起铜官，就眼红不已。深山里，烧饭，烧炕，烤火，全是木块木料，三尺长的大板斧，三下两下将一根木椽劈开，这使城里人目瞪口呆，也使川道人连声遗憾。川道人烧光了山上树木，又刨完了粗桩细根，就一年四季，夏烧麦秸，秋烧稻草，不夏不秋，扫树叶，割荆棘。现在开始兴沼气池，或出山去拉煤，这当然是那些挣大钱的人家，和那些门道稠的庄户。

山坡上的路多是沿畔，虽一边靠崖，崖却不贴身，一边临沟，望之便要头晕，毛道上车辆不能通，交通工具就只有扁担、背篓。常见背柴人远远走来，背上如小山，不见头，不见身，只有两条细腿在极快移动。沿路因为没有更多的歇身处，故一条路上设有若干个固定歇处，不论背百儿八十，还是担百儿八十，再苦再累，必得到了固定歇处方歇，故商州男人都不高大，却忍耐性罕见，肩头都有拳头大的死肉疙瘩。也因此这里人一般出外，多不为人显眼，以为身单好欺，但到了忍无可忍了，则反抗必要结果，动起手脚来，三五壮汉不可近身。历代官府有言：山民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若给他们滴水好处，便会得其涌泉之报，若欲施高压，便水中葫芦压下浮上。地方志上就写有：李自成在商州，手下善攻能守者，多为商州本地人；民国年代，常有暴动。就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县都有榔头队、拳头队、石头队，县县联合，死人无数，单是山阳县一次武斗，一派用石头在河滩砸死十名俘虏，另一派又将十五名俘虏用铁丝捆了，从岸上“下饺子”投下河潭。男人是这么强悍，但女人却是那么多情，温顺而善良。女大十八变，虽不是苗条婀娜，却健美异常，眼都双层皮，睫毛长而黑，常使外地人吃惊不已。走遍丹江，洛河、乾佑河、金钱河，四河流域，村村都有百岁妇女，但极少有九十男人。七个县中的剧团，女演员台架、身段、容貌，唱、念、说、打，出色者成批，男主角却善武功，乏唱声，只好在关中聘请。



陕北人讲穿不求吃，关中人好吃不爱穿，这里人皆传为笑料，或讥之为“穷穿”，或骂之为“瞎吃”，他们是量家当而行，以自然为本，里外如一。大凡逢年过节，或走亲串门，赶集过会，就从头到脚，花花绿绿，焕然一新。有了，七碟子八碗地吃，色是色，形是形，味是味，富而不奢；没了，一样的红薯面，蒸馍也好，压饸饹也好，做漏鱼也好，油盐酱醋，调料要重，穷而不酸。有了钱，吃得像样了，穿得像样了，顶讲究的倒有两样：一是自行车，一是门楼。车子上用红线缠，用蓝布包，还要剪各种花环套在轴上，一看车子，就能看出主人的家景、心性。门楼更是必不可少，盖五间房的有门楼，盖两间房的也有门楼，顶上做飞禽走兽，壁上雕花鸟虫鱼，不论干部家、农夫家、识字家、文盲家，上都有字匾，旧时一村没有念书人，那字就以碗按印画成圆圈，如今全写上“山清水秀”，或“源远流长”。

我也听到好多对商州的不逊之言，说进了山，男人都可怕，有进山者，看见山坡有人用尺二牙子镢在掘地，若上去问路，瞧见有钱财的，便会出其不意用镢头打死，掏了钱财，掘坑将尸首埋了，然后又心安理

得地掘他的地。又说男女关系混乱。有兄弟数人，只娶一个老婆，等到分家，将家产分成几份，这老婆也算作一份，然而平分，要柜者，不能要瓮，柜瓮都要者，就不得老婆……我在这里宣布，这全是诬蔑！商州在旧社会，确实土匪多，常常路断人稀，但如今从未有过以镢劈死过路人的事件，偶尔有几个杀人罪犯，但谁家坟里没几棵弯弯柏树？世上的坏人是平均分配的，商州岂能排除？说起作风混乱，更是一派胡言，这里男女可以说、笑、打、闹，以爷孙的关系为最好，无话不说，无事不做，也常有老嫂比母之美谈，但家哥和弟媳界限分明，有话则说，无话则避。只是一下地干活，男女会不分了老少、班辈，什么破格话都可说，似乎一块土地，就像城市人的游泳池，男女都可以穿裤头来。若是开会，更是所有人一起上炕，以被覆脚，如一个车轮，团团而坐。

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据可靠消息，商州的铁路正在测量线路，一旦铁路修通，外面的人就成批而入，山里的人就成批走出，商州就有它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而明白天下了。如今，我的写这本小书的工作，只当是铁路线勘测队的任务一样，先使外边的多少懂得这块地方，以公平而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地方。一旦到了铁路修起，这一小书就便可作卖辣面的人的包装去了，或是去当了商州姑娘剪铰的鞋样了。但我却是多么欣慰，多多少少为生我养我的商州尽些力量，也算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了。



黑龙口

从西安要往商州去，只有一条公路。冬天里，雪下着，星星点点，车在关中平原上跑两个钟头，像进了三月的梨花园里似的，旅人们就会把头伸出来，用手去接那雪花儿取乐。柏油路是不见白的，水淋淋的有点滑，车悠悠乎乎，快得像是在水皮子上漂；麦田里雪驻了一鸡爪子厚，一动不动露在雪上的麦苗尖儿，越发地绿得深。偶尔里，便见一只野兔子狠命地跑窜起来，“叭”地一声，兔子跑得无踪无影了，捕猎的人却被枪的后坐力蹬倒在地上，望着枪口的一股白烟，做着无声的苦笑。

车到了峪口，嘎地停了，司机跳下去装轮胎链条；用一下力，吐一团白气。旅人们都觉得可笑，回答说：要进山了。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那是青的石，绿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的鱼；进山不空回，一定要带点什么纪念品回来：一颗松塔，几枚彩石。车开过一座石桥，倏忽间从一片村庄前绕过，猛一转弯，便看见远处的山了。山上并没有树，也没有灰灰的怪石，全然被雪盖住，高得与天齐平。车开始上坡，山越来越近，似乎要一直爬上去，但陡然路落在沟底，贴着山根七歪八拐地往里钻，阴森森的，冷得入骨。路旁的川里，石头磊磊，大者如屋，小者似斗，被冰封住，却有一种咕咕的声音传来，才知道那是河流了。山已看不见顶，两边对峙着，使足了力气的样子，随时都要将车挤成扁的了。车走得慢起来，大声地吭吭着，似乎极不稳，不时就撞了山壁上垂下来的冰锥，豁唧唧响。旅人都惊慌起来了，使劲地抓住扶手，呼叫着司机停下。司机只是旋转方向盘，手脚忙



乱，车依然往里走。

雪是不下了，风却很大，一直从两边山头上卷来，常常就一个雪柱在车前方向不定地旋转。拐弯的地方，雪驻不住，路面干净得如晴日，弯后，雪却积起一尺多深，车不时就横了身子，旅人们就得下车，前面的铲雪，后面的推车，稍有滑动，就赶忙抱了石头垫在轮子下。旅人们都缩成一团，冻得打着牙花；将所有能披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披上了，脚腿还是失去知觉，就冬冬地跺起来。司机说：

“到黑龙口暖和吧！”

体内已没有多少热量，有的人却偏偏要不时地解小手。司机还是说：

“车一停就是滑道，坚持一下吧，到黑龙口就好了。”

黑龙口是什么地方，多么可怕的一个名字！但听司机的口气，那一定是个最迷人的福地了。

车走了一个钟头，山终于合起来了，原来那么深的峡谷，竟是出于一脉，然而车已经开上了山脉的最高点。看得见了树，却再不是那绿的，由根到梢，全然冰霜，像玉，更像玻璃，太阳正好出来，晶亮得耀眼。蓦地就看见有人家了，在玻璃丛里，不知道屋顶是草搭的，还是瓦苫着，门窗黑漆漆的，有鸡在门口刨食，一只狗呼地跑出来，追着汽车大跑大咬，同时就有三两个头包着手巾的小孩站在门口，端着比头大的碗吃饭，怯怯地看着。

“这就是黑龙口吗？”

旅人们活跃起来，用手揉着满是鸡皮疙瘩的脸，瞪着乞求的眼看司机。有的鼻涕、眼泪也掉下来，丝丝地吸气，但立即牙根麻生生地疼了，又紧闭了嘴唇。可是，车却没有停，又三回两转地在山脉顶上走了





一气，突然顺着山脉那边的深谷里盘旋而下了。那车溜得飞快，一个拐弯，全车人就一起向左边挤，忽地，又一起向右边挤。路只有丈五宽窄，车轮齐着路沿，路沿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渊，旅人们“啊啊”叫着，把眼睛一齐闭上，让心在喉咙间悬着……终于，觉得没有飞机降落时的心慌了，睁开眼来，车已稳稳地行驶在沟底了。他们再也不敢回头看那盘旋下来的路，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司机，好像他是一位普救众生的菩萨，是他把他们从死亡的苦海里引渡过来的。

旅人们都疲乏了，再不去想那黑龙口，将头埋在衣领里，昏昏睡去了。但是，车嘎地停了，司机大声地说：

“黑龙口到了，休息半小时。”

啊，黑龙口！旅人们永远记着了，这商州的第一个地方，这个最神圣的名字！

其实，这是个小极小极的镇子。只有一排儿房舍，坐北向南，房是草顶，门面墙却尽是木板。后墙砌着山崖，门前便是公路，公路下去就是河，河过去就是南边的山。街房几十户人家，点上一根香烟吸着，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可走三个来回。南北二山的沟洼里，稀落着一些人，都是屋后一片林子，门前一台石磨。河面上还是冰，但听不见水声，人从冰上走着，有人凿了窟窿，放进一篮什么菜去，在那里淘着，淘菜人手冻得红萝卜一样，不时伸进襟下暖暖，很响地吸着鼻子，往岸上开来的车看。冰封了河，是不走桥了，桥是两棵柳树砍倒后架在那里的，如今拴了几头毛驴，像是在出卖，驴粪坨下来，捡粪的老头忙去铲，但已经冻了，铲在粪筐里也不见散。

街面人家的尽西头儿，却出奇地有一幢二层楼，一砖到顶，门窗的颜色都染成品蓝，窗上又都贴着窗花，觉得有些俗气：那是这里集体的